

第六回 紅綻泄春光針將線引 月沉迷夜景雪把橋淹

詞曰：

遊絲力弱，卻逢翠羽來粘著。青衣妝扮今非昨。訴出衷腸，聽去雙珠落。 嗟陀祇恨無風惡，濃雲密布天垂幕。老蒼不管人離索。盼望雲天，倚遍欄桿角。

右調《醉落魄》

卻說雲娥自到吳府之後，一向不知生之蹤跡。夫人家教森嚴，重門深鎖，但與綠筠小姐日在後院盤桓，兩人甚是相得。

一日殘冬時候，雪片飛空，姐妹聯吟，在誦碧軒折梅賞雪，各成一詞。雲娥詞云：

飛霰飄飄墜，寒梅幾樹花。花飛片片落誰家？憶昔故園樓下，泣琵琶。 家山千里外，回首夕陽斜。漫天雪裏帶歸鴉。作解恨詩成，恨更加。

右調《南柯子》

綠筠見雲娥作詞，亦作一詞云：

蕭條深院，但懨懨睡了，海棠柔媚。我起強把雲鬟整，鏡裏悉顏偷視。斂束殘妝，裙拖髻墜，步到瑯玕地。看他壓雪，傷心為甚事？ 腸牽碧竹層樓，十年慵上，畏染湘江淚。鳥語溫存難解些，子兒家憔悴。料得花殘，飄零玉骨，誰把消魂記。人生如夢，一尊伴姐沉醉。

右調《念奴嬌》

吟畢，共相就正，各不勝欣賞。

一日，二嬌又同愛月在涌碧軒玩景，舉頭祇見紅螭閣一枝紅梅斜壓過牆，向涌碧軒來。遂對綠筠道：“汝看紅梅盛開，色色可人，安得一枝置於瓶中，可供玩賞。”綠筠道：“夫人嚴命，不敢私開小門，花不許人折。姐姐倘愛其姿，除非命愛月妹潛開小門，從假山石上扳折一枝，庶可供得一玩。”愛月道：“潛折固易，但置之瓶中被夫人瞧見，責將安歸？”雲娥道：“汝好癡呆！倘若夫人見時，我等祇道移梯攀折。汝可私自開門。”綠筠道：“有理。”乃命愛月開小門，徑往紅螭閣，向假山石上去。

恰好生因公子帶著司墨外出未回，正望著紅螭閣那邊紅梅，不期愛月正扳上假山。生認是愛月，便叫道：“愛月姐，我嘉興黃玉史，在此候久矣，可憐，可憐！”愛月吃然一驚，急回首一看，再加細認，乃知是生，緣何妝扮不同？生又忙問道：“姐姐在此何幹？心中勿疑，我特為雲娥小姐失身。此夜可煩移玉，潛往小徑，待小生歷敘顛末，千萬勿誤！”說畢，不覺淚下。愛月正要開口問候，忽聞綠筠小姐在涌碧軒急喚：“愛月回來！”愛月祇得折梅一枝，仍向假山小路回去。正是：連理花開，又被惡風吹散；並頭睡穩，忽因潏浪驚飛。舉足間，適見石畔黃長春盛開，亦隨手折了一枝。回首見生倚窗含涕，情覺可憐，但以綠筠小姐在即，不敢私通一語，惟是拭淚閉門而已。

到涌碧軒，綠筠見愛月含淚未乾，詰問其故，愛月微意說道：“正折紅梅，適見黃花，隨手扳折，為花刺所擾，故爾含淚。”綠筠祇道是真。雲娥亦不解其意，祇對愛月道：“閣上紅梅諒必十分鮮艷。”應道：“不獨紅梅可愛，黃長春也開茁得可人。小姐倘不及時玩賞，挨了數日之後，殘謝落英矣。”綠筠道：“此花不會落英，祇是過時不耐觀玩。”愛月道：“原來不落英的黃花此處也有。”因顧雲娥道：“小姐可記得葉舅爺家蕉樓之下，也有一叢黃長春，亦係不落英的，誰想遺根到此。祇因二位老夫人嚴禁出入，不得再向隔牆飽看。今折一枝，徒令人酸心憶故也。”說畢，又欲淚下。雲娥見愛月所說分明寓意在人，且其所言句句刺骨，亦不覺淚染胭脂。綠筠見二人如此光景，不解其意，無心玩賞，遂別雲娥而去。

愛月手提二花，同雲娥入房，把花插在瓶中，不禁長歎一聲，泣下如雨。雲娥忙問道：“愛月何事，祇管下淚？”愛月道：“纔見駐春園黃公子，不覺心傷耳。”雲娥聽了，吃然一驚道：“愛月恐作夢語耶？”愛月見他不信，即將折花時候見黃生，如此情狀、如此言語、並囑其是夜潛出之事，細說一遍。雲娥仍不信道：“我當時滅跡奔逃，彼豈知我在此？愛月所言，雖非指鹿為馬，恐誤認劉郎作阮郎耶。”愛月道：“黃郎狀貌、聲音，豈容混過？但今日祇因綠筠小姐屬牆有耳，未得詳問起居，小姐豈可執疑不解。且當時黃公子尚有窗稿在小姐處，小姐以羅帕贈之，此物黃公子必帶在心旁，如欲解疑，此物即可為證。今夜愛月過去，倘得一面，聽黃公子歷敘前情，團疑自解矣。”雲娥道：“夫人有命，日夜小門必加嚴禁。且彼處亦有重門，如何得達？”愛月道：“此何難。今夜伺候夫人睡去了，可偷開小門。諒黃公子必先在曲徑潛身，到彼探聽真實，寧不甚便！萬一重門難開，即將軒上高梯光移牆角，祇以摘花為辭，便可逾牆，仍從假山下去，即於紅螭閣亭邊樓下，亦可通語，豈不為妙！”說猶未畢，忽見阿鬟來請雲娥晚餐，二人同向府內去了。

祇見曾夫人在座等候。愛月便對曾夫人道：“夫人不知紅螭閣梅花盛開，纔承二小姐之命，移梯牆上，扳折一枝，真覺艷麗可人。”夫人道：“不可造次，恐失大雅。”正說話間，家人排上晚飯，三人同喫過不題。